







姚 鼎 輯
王文濡 評註

下冊

大字本

評註古文辭類纂



華正書局



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
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
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
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
眊。音重。腿。音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
注。視。怵。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駛。音舌。啁。音譟。今。聽
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許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
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
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
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詭。益。甚
耳。用。是。更。樂。瘖。陰默。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敦。化。定。邪。正。海。內。皆
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
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

耶魯本耶柳州亦無以自解

仍是史公著書之意

物之數邪。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邪。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腐敗。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銅。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鄺。爲耕毗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劉海峯曰前寫求進者造作謗言後感蠻夷中氣候殊異極工

祁縣今湖南永州唐屬江南西道治張左司仲方憲然寒、難也、易王臣寒、寒

岌岌危也的然明也裏行官名未爲正員無定數見唐書百官志媚嫉媚嫉也體大學囂囂囂囂也噉諫噉諫也

昏眊不明重腿足腫也左成六年四五子者謂同遭貶逐之人如韋執誼李

諫諫衆口猶曉曉也瘡也瘡也四五子者謂同遭貶逐之人如韋執誼李

不爲理世下執事句同梓伐木餘也芝菌芝菌草色有鄺一夫木鐸大鈴也金口木舌

柳子厚與李翰林建書建字約直通弟貞元中補校



然方望溪云足音
非喜韻

此亦存風刺意

語以窮而意上不圓
陶土情況乃能曲曲
道出

不堪卒讀

杓標音直足下。州傳標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
莊周言逃蓬蒿秋音者。聞人足音則蹙標音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
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
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太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標音。坐則髀痺標音。
疥界音。所欲者補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偕至益
善。永州於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僕闕標音卽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蝮標音。虺大
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卽畏射工。沙蟲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疥。軌羽
切。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同。土一遇和景。負牆
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
久。爲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
爲理。世下執事。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
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癰陳音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爲堯人。不必立事
程功。唯欲爲量移官。差輕罪累。卽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爲妻。生男育孫。以供

哀痛之氣以積遠之
諸出之

萬望焉誌所謂無大
力推挽者此也

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越不過爲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玩亦已審矣。杓直以爲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嘗候戰悸稍定時卽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音餒亦甘如飴音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僕豈敢衆人待常州邪。若衆人卽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某白。

方望溪曰子厚在貶所寄諸故人書事本叢細情雖幽苦而與自反而無忤者異。故不覺其氣之繭相。其風格不過與嵇叔夜絕山巨源書相近耳。而鹿門以擬太史公報任安書是未察其形並未辨其貌也。又曰退之云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此數篇詞旨淒厲而其氣實未充。三復可見。

劉海峯曰前寫永州風物之惡後感人生歲月之促造語極工○姚氏曰子厚永州與諸故人書茅順甫比之司馬子長韓退之誠爲不逮遠甚而方侍郎遽云相其風格不過如與山巨源絕交書則評亦失公矣子厚氣格緊健自有得於古人若叔夜文雖有韻致而輕弱不出魏晉文格如子厚山水記間用水經注興象然子厚豈鄙道元所能逮邪○吳至父曰方氏議其氣未充可也至云與自反無怍者異乃隨俗是非不既事實子厚有何媿怍正坐名高氣盛見忌時流遂至一斥不復耳范文正嘗論此最允當

傳

驪遇劉禹錫字與子厚並坐黨王叔文貶朗州司馬後改連州刺史蓬蘽蓬蘽，莖高尺餘，葉如柳葉，有鉛齒，秋

灰糞，數句品莊

子徐無鬼篇

檳榔

木名，產於熱地，入藥爲消化品，脾胃

一名矮，又曰短狐，博物志射工蟲，口中有弩形，氣射人，影隨所著處發瘡，

沙蟲

水中小蟲，博雅雨後，人踐沙，必著人如毛

之，或以苦草汁塗之，可愈，見廣東新語

疥

瘰癧

瘰癧

瘰癧

瘰癧

瘰癧

瘰癧

瘰癧

瘰癧

瘰癧

瘰癧

孟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爲常州刺史，

敦詩

推羣

推羣

推羣

推羣

推羣

推羣

推羣

推羣

推羣

推羣

柳子厚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寶英語勉勵語針對
來書不當作滑稽語
焉

某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多賀多賀。秀才志爲文章。又在族父處。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日新。又日新也。雖問不奉對。苟文益日新。則若亟去吏見矣。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今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兩。吾固伏膺而俯矣。愈重則吾俯。茲甚。秀才其懋焉。苟增而不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間疏之患乎。還答不悉。宗元白。

秀才原書似因不得亟見而發答辭以諛諧出之。雋妙之至。

講議

類

比也。銖兩。古衡名。十黍爲銖。千銖爲兩。爲銖二十四銖爲兩。

懋勉也。

評校
音注

古文辭類纂卷二十九終

評校
音注

古文辭類纂卷三十

書說類七

歐陽永叔與尹師魯書

師魯名洙河南人官太子中允時范仲淹落職洙抗疏救呂夷簡怒斥監鄆州酒稅修亦坐貶夷陵令

○○○

樓述別後事不煖頭

休戚相關與師魯交情之拳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又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給。晉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爲。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修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貺曾作書道修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去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欣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別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郎舊疾平否。修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爲幸。又聞夷陵有米麪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筍茶。

始覺身是縣令旬無
厚牢題與下段議論
似不相合

此承上意發揮義致

說得太高非人情所
近

葬。尺充切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爾。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闇於朋友。此似未知修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爲何足驚駭。洛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修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爲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輩。沈默畏愼。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寵門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音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儿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旁見其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嗟賞也。史册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爲奇事而詫茶去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閒僻

此指昌黎貶潮州自
謝表多乞憐語

益憤職無飲酒是實
者戒勸工夫

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處之如何。故略道也。安道與予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爲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修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嘗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感憾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感憾之文。師魯察修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爲大。不爲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憤職。無飲酒。此事修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夷陵有一路。祇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不宣。

前後敘事歷落有致。中幅軒然大波。議論不無過高處。卽就全篇而論。看似心平氣和而無限牢騷。時隱見於紙上。故知素位而行。此境良非易致。

君

王拱辰字

夷陵

縣名。故城在今湖北宜昌縣東南。

荆南

今湖北江陵縣等地。

程

俗言

郢

北州名。治今湖北鍾祥縣。

襄州

治今湖北襄陽縣。

老母

鄭氏

茶之老者。

與高

君

不能辨。

猶以面目見士大夫。

出入朝中。

是不復。

知人間有蓋安道余靖字，靖與修洙同時，貶楚州准安縣。

曾子固寄歐陽舍人書

即歐陽修也。舍人，官名。○○

說厚鄭實之始覺
與此相近

輦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譔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慙并。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愧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常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

拾出公是二字

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二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_音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_音瞻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由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爲而惡誰